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七

表記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此言仁天下之道尊親兼至之為難也詩大雅泂酌之篇命教令也子言之仁無所不愛而又非偏於愛也君子之所謂仁者不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凱之為言在乎强教之驅以道而成民性弟之為言在乎說安之撫以恩而得民心此其實非有

兩事也盖和樂而不至於荒有禮而不失其親威莊
而行之以安孝慈而主之以敬故凱弟交盡使民有
父道之尊有母道之親必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
矣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夫父之親子也親賢
而賤其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於無能則憐之
母主於慈故親而不尊父主於嚴故尊而不親推是
言之水之於民也以其懦而狎而玩之故親而不尊
火以其烈而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以

近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天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顯而易見故親而不尊鬼幽而難測故尊而不親君子所以貴乎兼之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

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此言三代尊親之異也喬如字亢直之貌舊讀曰驕用爵列如賞有九命之差罰有八辟之議之類子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之道尊重命令事鬼敬神而遠之務在近人而尚乎忠焉是其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惟有親而不尊者故其民之敝則見為惷愚無知而愚喬然自負而野朴率自將而不文殷人從而矯之尊神而率民以事神是

其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惟有尊而不親者故其民之敝則見為流蕩而不靜好勝而無恥周人又從而矯之尊禮而尚施與亦如夏之事鬼敬神而逺之務在近人而尚乎忠焉是其賞罰無所先後一以爵列之高下為凖惟有親而不尊者故其民之敝則見為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大言不慙賊害而蔽於理棐三王之治至矣而猶有敝焉何也程子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是在乎善法

先王者師其意而已矣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此申言三代治民之異也窮猶盡也謂法制備具一說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子曰夏道尊命而未至於瀆辭唯其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故民猶未厭其親殷人以禮為後未至於瀆禮而已求備

於民周人則强民僅未至於瀆神而繁文備設則賞爵刑罰極於此矣案古之為治者躬焉以化之政焉以處之無取乎瀆辭為也至於科條備而民多僞態則亦求備而大望於民之過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此言四代質文之異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立本無

殊而趨時則異如虞夏之道寛簡而責人畧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繁密而責人詳故不勝其敝是蓋於其文質之尚而知之子曰如虞夏之為質殷周之為文可謂至矣虞夏非無文而文要不能勝其質殷周非無質而質要不能勝其文故其各至者如此黄氏乾行曰質有二有從心而言者禮以忠信為質是也帝王之所同也有從事而言者此云虞夏之質是也帝王之所異也槩殷本尚質而此言文之至者何蓋

視周爲質而視夏以上則文矣此所以爲殷周之文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寛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此言大舜之盡君道也忠者愛民之實即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也利謂利民也恥費以費用為恥儉於自奉也實貨財也子言之君道貴於兼盡要莫過於有虞後世雖有起而王天下者虞帝誠弗可及也已矣其君天下也有天下而不與生既無所私為天下而得人死復不厚其子其子民也如父母然既有憯怛之愛又有忠利之教惟其親而尊故安而能敬威而能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其君子化之

尊仁畏義而不敢違則恥費輕財而不敢徇欲盡忠而不至於犯制義而能順乎理文明而沈靜寛容而有辨是足以覲舜治之盛矣甫刑曰君德有威而天下無不畏君德有明而天下無不明非虞帝之盛德其孰能至於此乎應氏鏞曰自庇民大德而下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

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禄不誣其受罪益寡

此言人臣宜重於始進也資憑藉也子言之事君者先以其言為資藉而後拜而自獻其身行所言以成其信是故君舉要而有責於其臣臣守職而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禄可以不誣而受罪因之益寡也案古

之用人者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故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成其信唐宋而下取士以浮文而治功亦絀矣此虛與實之辨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此言人臣進言受祿之道也易大畜卦辭子曰事君者大言而入則可以立大事而望其有被天下及後世之利小言而入則可以立小事而望其有進一善

治一官之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以所利者小
事不足以稱其位也不以大言受小祿以所利者大
位不足以行其道也易曰大畜之君子當食祿於朝
而不家食則吉此言而受祿之一證與張子曰大言
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巳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
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案此則舊注以利為祿
賞者非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此言人臣當盡正直之道也自所由以進者小雅小明之篇靖治式用穀禄也以猶與也子曰事君者責難陳善而不下達正己格心而不尚辭始進必以其人否則弗以為進身之自小雅曰人臣能敬治其職事唯正直之人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禄於汝矣呂氏大臨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已

以事君者也皆非所謂靖共正直者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謟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此言人臣當隨分以自盡也尸主也邇近也宰家宰大臣牧伯也子曰事君者不容以越位亦不可以曠官若遠於君而諫則是覬於見知而謟也近於君而不諫則是苟以自容而尸利也子曰邇臣在乎輔養君德是以獻可替否而守夫和宰主於表率朝廷是

以進賢退不肖而正百官大臣在乎共理天下是以有分土無分民而慮四方凡所以各效其職者如此也

應氏鏞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言人臣當盡忠愛於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遐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子曰事君者欲止君之

失而諫不欲揚君之失而陳詩云我旣心乎愛矣何不遂告之矣縱未即告將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案詩本為愛賢而作此引中心藏之以明不欲招君過之意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此言人臣進退之道也違猶去也子曰事君者進必

以禮而見其難退必以義而見其易則人知自重賢不肖各得其分而位有序若易進而難退患得患失則亂所由生也故君子之相接三揖而後進一辭而即退所以豫遠亂萌也子曰事君者道不合至於三違而不遂出境則是實無去志而貪於利祿也要利即以要名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紊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夫才德之過人者必於難進易退乎取之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此言人臣當敬慎而安於義命也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子曰事君者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故必慎於服官之始而敬於官成之終所以有序而遠亂也子曰事君者命制於天而義存乎我故可以貴可以賤可以富可以貧可以生可以殺而獨不可以使為亂周氏諝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不可使為亂所謂不失其正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言人臣盡職之道也辟讀曰避孰與熟通易蠱上九爻辭子曰事君者守義而非以自私故在軍旅不辟難在朝廷不辭賤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職守皆曠而亂之道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不敢以自滿而必慎慮而從之不得志亦不敢以自墮而必孰慮

而從之至於卒事則致為臣而退而已無利焉此臣道之厚也易曰惟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可以見事終而退之義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此言君命所繫之重也詩鄘風鶉之奔奔篇姜詩作彊賁詩作奔彊彊奔奔居有匹而飛相隨之貌人指

宣姜君謂小君言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而相從也子曰唯天子代天而治故凡秩敘命討一皆受命于天士則以事人為事凡所以致之民者又一皆受命于君故君命順乎理則臣有遵守而順命君命不順乎理則臣有匡救而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鵲之賁賁然猶不亂其匹至於人之無良既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為小君乎此可以見君命之當慎也葉氏夢得曰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此言君子不以辭為重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謂讒賊之言餤進也子曰言虛而行實君子之聽言也不

敢以其辭之善而盡信其為人也故世教盛則人敦實行而行有枝葉世教衰則人尚虛文而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苟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苟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而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人也如水小人之接人也如醴君子如水之淡雖無味而可久而交道以成小人如醴之甘雖有味而易變而交道以壞小雅曰讒人之言甚為甘

羙使嗜之而不厭亂必有用是而進者此甘以壊之證也呂氏大臨曰枝葉者幹之文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槖中庸曰淡而不厭唯誠故淡也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唯偽故甘也甘言而極之以盜是故修省言辭所以立誠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此言君子好善之實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盖念昭公之無依而作説讀曰税舍也息也子曰君子之善善也惟不徒以口譽人而必有其實則民相勸而作忠矣故君子問人之寒則必衣之問人之飢則必食之稱人之善則必爵之國風曰心之憂乎無依者至矣其將於我歸説乎此可以見忠實之意也槩君子操爵人之柄而徒以口譽人則是善善而不能用也書稱帝堯之德舍已從人而又必曰野無遺賢者以

此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言君子重信之道也已之言止謂止而不諾也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顯也反復也謂踐言也子曰惟有其實之謂信若口惠而實不至則人怨之而菑及其身矣是故君子與其有輕諾之責

也寧有不諾之怨而猶不害其為信國風曰以言笑之晏晏戒信誓之旦旦而曽不思其能反夫既踐言之不思矣其亦已焉哉呂氏大臨曰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此言君子當接人以誠也巧陳注當作考子曰君子

内外如一故不以容貌偽親乎人若情本疏而貌為親主於欺人而常恐人之窺已擬諸其類在小人則為穿窬之盜也與子曰凡與人相接者情欲其信辭欲其考則内不至無實而外不至無稽矣案口惠而實不至者心與口不相應也情疏而貌親者心與色不相應也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惟其誠而已矣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此言天子當敬以事天地也子言之王者父事天而母事地於是乎有郊社之禮自昔三代明王皆必敬事天地之神明於日與牲無非藉卜筮以為用而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於他祭祀則不犯素定之日月因不違乎所用之卜筮而卜筮又不可相襲凡以致其敬也案祭以卜筮為誠敬不卜筮為私褻故

擇牲擇日之屬皆必用之不犯日月如四時迎氣用四立之日之類張子曰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此申言祭用卜筮之義也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剛日柔日見曲禮祭祀之用卜筮者以大事前

期而定故有時日小事則臨機而作故無時日而有筮外事從陽故用剛日內事從陰故用柔日要皆不違乎龜筮也子曰由是則牲牷之物禮樂之陳齊盛之品無一不備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神人胥順也呂氏大臨曰大事有時日者時如啟蟄而郊及四時宗廟之祭之類日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有是時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若非時有所告及祈禱之類皆無定日必筮而謂之

也馬氏曰郊爲外事而用辛社爲内事而用甲者說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内似得之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此言古人祭盡其誠而澤垂於後也富猶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子曰祭不惟其物惟其誠吾觀后稷之祀其先爲物易備也主於敬而其辭恭無所求而其欲儉由是自然獲福而禄及於子孫

詩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即兢業小心庶幾其無罪悔以至于今世世相承而無改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此言龜筴之器當嚴敬而因詳其用之辨也大人謂聖人守筮猶言守龜道路也子曰龜為卜筴為筮乃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其器當威嚴敬重而不可輕用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唯天子至尊則事皆用卜而

不用筮以龜重於筴也諸侯有守國之筮則事皆用筮而不用卜嫌同於天子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狩征伐出而在塗有事則筮明殺於在內也諸侯亦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於本國若非其國則不筮不欲啓人吉凶之疑也諸侯亦有用卜時苟非因國則卜宅及寢室欲慎於所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建國之初既得吉卜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吉可知也此可見器之當威敬矣孔氏疏曰天子無筮謂

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左氏傳曰國有守龜則諸侯亦有龜也此不過就大畧言之耳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此言君子盡敬於巳而獲效於人也君長指天子及大國之君言子曰君子於其所敬則饗獻之禮不用燕器而用祭器如天子之於諸侯大國之於小國皆是也是以敬之所感莫不守其朝見之常期而不廢

日月謹其貢獻之禮物而不違卜筮於以敬事其君長焉是以上不至瀆於民下不至褻於上也案王者以義治天下則貴賤皆有事是也以禮治天下則上下交相敬是也禮主於敬故表記以是終始焉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七

日講禮記觧義卷五十八

緇衣

緇衣本詩鄭風篇名因章内有好賢如緇衣之語遂以名篇而大指多明在上者之言行好惡以其為民所則效故不可以不慎劉瓛曰公孫尼子所作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此言上下一於誠而化洽也子言之曰上下之際交

感於一誠有如為上者恕以待下而易事也為下者忠以事上而易知也則刑不煩而天下治矣吕氏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好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此言好惡之誠能動物也緇衣周人美鄭武公之詩巷伯小雅篇名寺人刺幽王之詩巷伯宫巷之長時

有遭讒而被宮刑者為之愿慤也大雅文王之篇子曰人之用好用惡鮮有各極其誠者若好賢而如緇衣惡惡而如巷伯則好之者篤不必爵命之勸而民自各起愿以向善惡之者深不必刑罰之用而民自皆畏服以去惡大雅曰人惟取法於文王則萬國作而信之矣其即誠於好惡而民化之謂乎案緇衣之好賢巷伯之惡惡皆反覆無巳而期於必盡其誠夫子故以為用情之正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此言教民者宜以德不以刑也格至也一說正也遯謂逃遯苟免也甫刑即書呂刑命書作靈善也子曰德禮者化民之本而刑政其末也惟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則使民自服而皆有格心若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强民必從而終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必父母以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而用情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而易使此非徒恃乎政刑者也甫刑曰昔三苗治民不用其善專制以刑乃作殺戮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五虐之刑名之曰法是以民相漸染皆為惡德俗壞國殄而遂絶其世也案此本論語之意而不如其渾備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此言上當以身為教也遂猶達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一人謂天子十億曰兆大雅下武之篇子曰下之事上也往往不從其所令而從

其所行上若好是物下必從之而且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其端甚微而因此遂成為風俗盖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所望以為表也子曰昔禹立為天子不過三年而百姓皆以仁自遂焉當時在下者豈必盡仁人惟禹有以率之故也詩云赫赫然之師尹下民皆於爾是瞻甫刑曰一人好善而有慶則兆民皆頼之大雅曰武王能成王者之信而下土取法焉信乎在上者之當慎其所感也案古語有云以身教

者從以言教者訟是故徒言之不足以感人也久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此申言上之當好仁也詩大雅抑之篇梏詩作覺直也大也子曰上好仁以率下則下之為仁必有爭先乎人而恐後者故長民者章明其志貞固其教務尊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皆化之致力行己以說其上

矣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即上尊仁而下說上之意也案章志以示之貞教以廸之皆尊仁之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

此言王言所係之大也綸綬也綍大索也游浮也游

言無根不定之言危者過高之謂詩大雅抑之篇詩作慎過也子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況於王言之重乎其初發不過如絲而出則如綸若既如綸而出則如綍是始微而終著有不容以忽者故大人必務為誠厚而不敢倡之以浮言且非特浮言之不敢倡而已雖可言也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於行是謂無用之言君子弗言也雖可行也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為法是謂苟難之行君子弗行也惟言行適

中則民皆效之言亦不敢高於行而行亦不敢高於言矣詩云淑慎爾之容止勿愆於禮之威儀明乎行之宜慎而言可知也案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為治者欲返民俗而歸於厚其必自不倡游言始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此言君子身先之化也道開導禁謹飭也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熈光明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啓其善禁人以行而止其非故言必慮其所終無苟言也而行必稽其所敝無畸行也則民亦謹於言而慎於行矣詩云必慎爾之出話必敬爾之威儀大雅曰穆穆然之文王使人嘆美不置者惟其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案伯夷柳下惠聖人也而孟子以為隘與不

恭刑名之術原於道德荀卿好為異說而李斯得其意以廢封建而燔詩書故言慮其所終而行稽其所敝真聖人之至訓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此言上謹身教而民化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注謂忠信與詩指鎬京者不同子曰長民者有誠一之

德而形諸外是以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此作則而整齊其民則民德亦歸於壹矣詩云念彼都之人士服此狐裘之黄黄其容既不改乎常度而出言復有章焉所以德行歸於忠信而為萬民所望也槩衣服者身之章也容貌辭氣者德之符也不貳有常而民德壹是易簡而天下治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

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言君臣當相與以誠也吉當作告尹告伊尹告大甲之書今咸有一德篇是也詩曹風鳲鳩篇子曰為上而以誠待下其心迹可望而知也為下而以誠事上其德業可述而志也則君不至於見疑於其臣而臣亦不至見惑於其君矣尹告曰惟尹躬與湯能咸有一德言不相疑惑也詩云惟淑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言君德之一也陸氏佃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

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此言君當端好惡以一民情也義善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子曰刑賞之於治也切矣有國家者誠能章義癉惡而示民以厚則民皆知所趨向而情不貳矣詩云在位者當靖共於爾之位惟正直之人是好此即章義之意也案易大有之象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

順天休命此記亦曰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厚也者即
民性所同然而原於天命者也五服五刑循天理而
一無私焉所以為厚之至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
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
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此申言君臣當相與以誠也儀法也詩大雅板之篇

板板反戾之意邅詩作癉小雅巧言之篇止共注謂止於恭敬也卭病也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若上人疑則百姓莫審從違而惑為下可述而志也若下難知則君長徒煩聽察而勞故君民者能一出於信章其所好以示民俗慎其所惡以御民之淫則民咸喻之而不惑矣為臣者能一出於忠有可儀之行而不重乎辭不援其力之所不及不煩其智之所不知則君自信之而不勞矣詩云上帝反覆不常則下民盡

歸於病小雅曰臣不止於恭敬而徒以為病於王此足以為不忠信之戒也案為君之道當明如日月而一無可疑亦在乎好惡之公當而已至於為臣者言與行違而好為苛論此所謂難知而治效之所以無實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此言人君刑賞之當慎也康誥周書篇名播布也今書無不字子曰政以正之教以化之皆所以使民為善去惡而刑與賞其要也有如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蓋由於有爵禄而不足以勸也有刑罰而不足以恥也故上之人不可以褻用其刑而輕施其爵康誥曰敬以致謹明以致察乃可以加罰甫刑曰伯夷布刑正所以啓廸斯民也案刑賞者人君馭天下之大柄也至於不足勸不足恥則賞爵刑罰於是乎窮

矣呂氏大臨曰上言好惡此言爵禄刑罰心術不正則政刑從之故不可以不慎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此言大臣之當敬慎邇臣亦所以敬大臣也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臨死遺書曰顧命嬖御人倖妾也嬖御士倖臣也子曰王者之臣有大臣邇臣遠臣三者而大臣為尤重若大臣不見親信則無以行君之令致之於下而百姓不寧盖實意衰虛文勝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於是大臣失職而邇臣乃得朋比以行其姦矣故大臣者國之政令存焉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所望以為表也邇臣者君

之好惡繫焉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所從以為道也惟人君毋以小而謀大毋以遠而言近毋以內而圖外則大臣不至於怨邇臣不至於疾而遠臣不至於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妾之寵而疾惡莊正之后毋以嬖臣之讒而疾惡莊正之士之為大夫卿士者審此而君天下者之所以待其臣盍可知矣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賢之當親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君陳周書篇名

子曰為大人者當同民好惡則於所賢者親之信之

於所賤者遠之可也如不能親其所賢而轉信其所

賤民是以於所當親者而胥失之即加之教令而是

以徒煩詩云彼始而求我以為法則惟恐我之不得

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仇然而不於我乎用

力君陳曰人當未見聖惟恐已有不能見及既見以後而亦終不能用聖此皆不親賢之證也案言賢不言貴言賤不言不肖互見也信其所賤如所謂賤妨貴小加大者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此言人情常溺於所褻君子當重以為戒也小人民也君子士大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溺者覆沒而不能出之意德水之性也閉猶敝也謂敝於人情也末句君子通上下而言大甲伊尹告大甲之篇虞虞人

也機弩牙也括矢末銜弦處也法法度射者之所準

望也釋發也兑命商書傳説告高宗之中篇兵書作

戎孽災逭逃也天當作先夏都安邑在亳西故曰西

邑夏周忠信也子曰人情每困於所溺如小人則溺

於水君子則溺於口大人則溺於民皆在其所易而

褻之也夫水本近於人而反溺人者以其德雖易狎

而實難親也故易以溺人口若辭之費則必聽之煩

易於一出而難於追悔故易以溺人夫民為至愚蔽

於人而有鄙心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可畏敬而不可侮慢故易以溺人君子之處此皆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慎越厥命以自取覆亡也當如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則發說命曰唯口以出辭輕發則起羞惟甲冑以衛身輕用則起戎惟衣裳以命有德宜在笥而戒輕與惟干戈以討有罪宜省厥躬而戒輕動大甲又曰天作之孽可脩德而違也若自作之孽則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

邑之夏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亦能有終也書所告戒深切著明若此庸可以有所藐乎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言君民一體之義也庶民以生上五句為逸詩下五句見小雅節南山篇無能字成平也正詩作政雅書作牙君雅周書篇名今書無曰字資書作咨祈書作祁大也末句怨下脫咨字子曰君之與民分懸而誼切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實有分之而無可分者心莊則其體自舒心肅則其容自敬心好之則身必安之君好之則民必欲之心以體而全亦以體而傷君以民而存亦以民而亡為君者得不惕然而知

所戒乎詩云昔我有先為人上者其教令之言分明而潔清此國家所以寧都邑所以成庶民所以生至於後世誰實秉國之成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羣小終以勞苦百姓也君雅曰當夏日而暑雨小民既惟曰怨咨至冬而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此皆以民為體之意也案心附乎體而君附乎民故體病而心危民困而君亦殆矣記禮者此言與載舟覆舟之論相似為民上者所宜深念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此言事君莫重於言行當務學以為之本也物事驗也格舊法也志記畧約師衆也詩曹風鳲鳩篇也詩作兮子曰下之事上也言與行其大端矣若身不正

言不信則是義不協於壹而行不比於類也子曰惟信其言言必當理而有物惟正其身行不踰矩而有格也是以矢此於終身生則不可奪志而死則不可奪名然其初未有不本於學者故君子既多所聞必質正焉而慎擇以守之既多所志必質正焉而慎取以親之由是精知其理求至約者而執要以行之夫然故言立行脩而有以為事君之本也君陳曰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相虞度以觀庶言之同否此

質而守質而親之意也詩云惟淑人君子其儀無不
一此言有物行有格之意也棐言有物則可措諸事
行有格則匪正者不得而干之事上之法無踰於此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
好仇
此言君子能明好惡以化民也正呂氏讀如字舊讀
為匹非毒猶害也鄉讀曰嚮亦方也詩周南關雎之

篇仇詩作逑好仇善匹也子曰人情莫不好善而惡
惡而能盡理者或鮮焉唯君子能以人之同乎已而
好其正小人則以人之異乎已而毒其正故君子交
必以類而朋友有鄉其所惡者亦有方好惡歸於一
定是故邇於我者不惑而遠於我者不疑也詩云君
子有良善之仇匹此之謂也案君子好其正則徳業
相資小人毒其正豈惟惡之或且從而戕賊之矣盖
義利公私往往相反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申言好惡之不可不明也輕猶易也重猶難也詩大雅既醉之篇子曰交友惟以義而不以利故友之可交者必以其賢可絶者必以其惡若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是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亦勢利之交而已雖曰不志於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相檢攝惟在於威儀此以見交不繫乎富貴貧賤也棠好惡

果極其誠則賢雖貧賤在所當親惡雖富貴在所當
遠但視其人之賢否而我無與焉斯可以言君子之
交矣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
周行

此言君子不屑於非道之交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
行大道也子曰辭受取與之際宜酌乎道義之公若
人有私惠於我而不歸本於正理則君子必不自留

焉詩云人之好我者唯在示我以大道也棄私恵不自留如孟子不為貨取之類吕氏大臨曰此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此言人當謹於言行之實也苟誠也軾車所憑以為禮者敝壞也葛覃詩周南篇名射詩作斁厭也子曰惟誠於中者必形於外故苟有車則乘之而人見其

軾苟有衣則服之而人見其敝其於言行亦然苟或
言之則必聞其言之聲苟或行之則必見其行之成
君子可無其實哉葛覃之詩曰唯實有是服乃可服
之而不厭此即必見其敝之意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
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

覲文王之徳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言君子言行相顧而化民以誠也寡舊讀為顧今如字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允也之也詩作矣君奭周書篇名周公以告召公奭者周田觀書作割申勸文書作寧子曰言行有交相為用者是以言非茍言將從而行之則言不可以致飾也行非妄行將從而言之則行不可以致飾也故君子務寡其言而力行以成其信則民皆知以

誠相尚不得大其美以要譽而小其惡以飾非詩云白圭之有玷尚屬可磨若斯言之有玷即不可為此即寡言之意也小雅曰信矣其為君子誠矣其為大成此即成信之意也君奭曰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奬勸文王之徳因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此即言行不飾實有此徳足以得民心而凝帝命之意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徳偵婦人吉夫子凶

此甚言無恒之不可也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也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兑命所引有誤當依書今文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偵易作貞子曰恒者德之固也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求占於卜筮此其

為古之遺言與夫先知莫如龜筮若無恒之人變怪莫測雖龜筮猶不能知也況於人而能知之乎詩云若卜筮煩數則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矣説命曰爵罔及於惡德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以禮煩則亂而事神則難故也易曰不能恒久其德或至承之以羞即恒其德矣而自以為正而固守之在婦人之從夫者為吉夫子制義而以從婦為恒則凶矣蓋君子之進德脩業未有不恒而

能有成者夫子思見有恒誠以非此則無以立本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九

奔喪

奔喪者以其居於他國聞喪奔赴也漢書藝文志云得古禮五十七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此奔喪禮在十七篇外故謂之逸禮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

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此言始聞喪而奔赴之禮也親喪通五服之親而言舍止息也未得行如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之類過國他國也其國本國也辟市朝為驚衆也人在他國於是乎有奔喪之禮當其始聞親喪則驚怛之甚以哭答來赴之使者而盡哀既而問其死之故則又哭盡哀不為位而遂行日行至百里而不以夜行唯聞父

母之喪則哀痛迫切視凡喪為尤甚見星而即行見星而始舍若於事勢未得行則成喪服俟得行而后行過國至竟則哭盡哀而止哭所避者市朝望見其國之竟則哭黄氏乾行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奔喪之禮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斯忠孝所以兩盡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賔

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此言奔父喪至家之禮也成踊者每一踊有三跳凡三踊九跳乃謂之成也衆主人謂諸子次中門外倚廬也奔父之喪自外而至於家入門之左升自西階於殯之東西面坐哭盡哀即括髮袒衣仍自西階以

降在於堂下之東即位西向哭而成踊襲衣加首絰於序牆之東絞所垂帶復其先所即之位賓在則拜賓於其位而後成踊賓出則送賓於門外而復己位有賓從後至者則就賓位拜之及退而成踊出而送賓其節竝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殯宮之門出門哭止闔門而禮畢以相禮者告則就次於明日又哭亦必括髮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必括髮袒衣成踊至三日成服杖於序東凡拜賓送賓其節竝如初案

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升自西階以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親始死笄纚小斂畢乃括髮今即括髮袒明已經日也始死子位於牖東已殯位在堂下今降自西階而即位堂下之東明在殯後也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垂此初至即絞不見尸柩也又哭三哭蓋象大斂小斂時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

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此言奔齊衰以下喪至家之禮也麻亦絰帶也丈夫婦人主人主婦也凡奔喪者非主人而為其餘之服屬則賓雖為奔喪者始至而來主人必為之拜賓送賓是故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於始至入門之左即在中庭北面哭盡哀加免於首加麻於腰在序牆之東然後即位袒衣與主人哭成踊於明日又哭於再朋

日三哭皆免袒如始至之禮若有賓至則主人拜賓送賓而已不與至丈夫婦人待此奔喪者之至也其哭位皆如朝夕哭之時而位無變也按奔齊衰以下之喪但於中庭北面而哭明不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也免麻明不括髮袒而襲絰也即位袒明不袒而即位也不拜賓送賓以其非主也男婦不變哭位以其非賓也鄭氏注曰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

以序入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此言奔母喪至家之禮也不言入升堂之屬者從上文也奔母之喪者於始至西面哭盡哀括髮袒衣降于西階在堂下之東即位西鄉而哭成踊襲免經於序之東凡拜賓送賓皆如奔父喪之禮惟於明日又

哭即不括髮為輕於父也案奔母之喪小異於父者唯始至襲絰於序東即加免於又哭不括髮耳其謂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者乃指適子孔氏䟽曰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此言婦人奔喪至家之禮也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謂闈門内東面之階非阼階也髽謂去纚而

以髮為大紒喪髻也拾更也婦人奔喪者始至由闈
門而入升自東面之階位於殯東西面而坐哭盡哀
於東序去纚大紒而髽乃即位與主人更踊以其自
外来故賓禮之也方氏慤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
禮略於男子鄭注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
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

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此言奔喪不及殯而先之墓之禮也奔喪者若於葬後乃至而不及殯則先之墓所北面而坐哭盡哀在家之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之左婦人於墓之右成踊盡哀奔喪者括髮於東偏即主人之位加絰而絞帶哭成踊於拜賓復反位成踊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之墓之事畢矣案主人婦人當謂衆子婦之之攝主者即主人位則嫡子歸而為主也孔氏疏曰

此奔喪者是適子非適子則不拜賓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髪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髪成踊於三哭猶括髪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此言奔喪不及殯自墓而歸之禮也冠素委貌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髪行於道路也門殯宮門墓事畢

遂冠其首以歸入殯宮之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衣而成踊於東即位拜賔而成踊賔出主人復拜送有賔從後而至者則拜之成踊與送賔之禮竝如初其時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而哭止相禮者於是乎告就次於明日又哭括髮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而成服至五哭後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奔喪之事畢矣鄭氏注曰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孔氏疏曰初至

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於五哭後告事畢明是既期以後朔望朝哭而已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此言奔母喪不及殯之禮也爲母所以稍異於父者唯壹括髮其餘皆免以終事於禮爲殺餘悉如奔父

之禮鄭注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蓋及殯不及殯

皆然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

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

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

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

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

事畢

此言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及殯之墓而歸之禮也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齊衰以下之喪若於葬後乃至而不及殯則先之墓所西面哭盡哀加免於首加麻於身在東方即位與喪之主人哭而成踊襲其衣有賓至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賓有從後至者亦主人拜之如初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之墓之事畢矣遂冠其首以歸入於門之左北面哭盡哀加免而袒衣成踊於東方即位主人為之拜賓奔喪

者於其時成踊賔出則主人為之拜送於明日又哭加免而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加免而袒衣成踊三日而成服至五哭後相禮者於是乎告事畢則奔喪之事畢矣案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不及殯奔在五月之外者大功以上免麻于東方三日成服小功緦麻則否以小功以下不稅故也蓋小功惟未滿五月緦麻惟未滿三月乃亦得三日成服耳鄭氏注曰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

此又哭三哭皆言袒祖衍字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此申言成服而后行之禮也若聞父母之喪以有事不得奔喪則於始聞時哭盡哀既而問其死之故又

哭盡哀乃為朝夕哭之位括髮而袒衣成踊襲衣著首絰而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然後就拜賓反位而成踊賓出則主人拜送於門外復反其位若有賓從後至者其拜之成踊及送賓之禮如初於明日又哭括髮而袒衣成踊於再明日三哭猶括髮而袒衣成踊三日而成服至於五哭其拜賓送賓之禮如初案為位於外之禮與奔喪至家之禮略同士喪禮云小斂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者孔氏疏曰以赴者至

已踰日節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此言除服以後奔父母喪之禮也除喪謂父喪三年母喪期年之後也若人子不得已直至除喪而后歸則先之於墓北面哭成踊東即主人位括髮袒衣加絰就拜賓而成踊既送賓則反其位又哭盡哀服遂

就墓上而除至於家不哭當之墓時其在家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平常所著之服但與奔者哭而不踊皆以時已過禮從而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此言齊衰以下於除服後奔喪之禮也自齊衰以下除喪而后歸之禮所以異於斬衰者唯首免腰麻絰而不括髮餘則皆同案為母壹括髮齊衰已下不括髮以漸而殺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賔反位哭成踊送賔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賔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賔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此言聞諸父兄弟死於異國之禮也三日五哭謂初聞喪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哭通計為五也卒止也凡聞喪而為位以哭者其非父母之喪自齊衰而至緦麻皆即位哭盡哀而之東加免於首加絰於腰即

位袒衣而成踊襲衣就拜賓反其位哭成踊既送賓復反其位相禮者告以就次則三日為五哭而遂止由是賓出則主人出送賓於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乃止相禮者於是乎告以事畢則為位之事畢矣既成服後有賓至亦拜賓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近則不忍待也案此言主人者或以親或以長而應主其人之喪者也告就次者聞喪不入内雖一夕必有次也首言非親喪者若親喪在外則無遠

近聞而奔不暇為位以哭也舊說此以私事出未奔者果爾則在他國不應有衆主人兄弟故復遷就其說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拜賓送賓衆主人亦謂在喪家者並屬強說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也奔喪者於齊衰則望見其鄉而哭大功則望見其門而哭小功則至

門而哭緦麻則即位而哭親踈遠近之差也孔氏疏曰雜記大功望鄉而哭謂本齊衰者降服大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凡為位不奠此推言哭五服以外之禮也黨謂族類無服者或曰母之黨於廟令本逸人於無服之喪聞必為之一哭而所在各異如哭父之黨則於廟母與妻之黨則於寢師則於廟門之外朋友則於寢門之外所識則於

野張帷而不設位或曰母之黨亦於廟凡為位者皆不致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也案母之黨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此言聞主喪未奔而為位以哭之禮也九九哭也臣聞君喪未奔必為位而哭而日數各異哭天子則九

於諸侯則七卿大夫則五士則三若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避嗣君也諸臣使在他國聞喪為位而哭亦不敢拜賓與諸侯異姓之婚姻又在他國聞喪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皆不過壹袒案大夫哭諸侯鄭注謂是舊君於義未確恐如諸侯在外而薨世子國卿出迎喪諸臣次於公宮以哭異國聘臣或過賓來唁不敢拜賓也與諸侯為兄弟謂是異姓若同姓五服之内則服斬壹袒謂為位之日父母之喪自若三袒

也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此言奔弔所知之禮也從主人而踊拾踊也所相識者死弔於葬後必先哭於其家而後往於墓哭皆為之成踊主人在墓左西向弔者北面主人先踊乃從之而踊案孔疏弔其家乃往墓統於主人陳氏澔曰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

者禮則由於生者故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為喪主之禮也凡喪必有主如為妻與子父在則父為主父既沒兄弟雖同居亦各主其喪其親之同者如昆弟之喪則推長者主之其不同者如從父昆弟之喪則推親者主之案父為主謂統於所尊各為主謂屬於所親親同而長者為主亦統於尊也不

同而親者為主亦屬於親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聞遠兄弟之喪之禮也遠兄弟謂小功緦麻之兄弟尚左手吉拜也聞遠兄弟之喪於本服日月之外雖已除喪而后聞喪亦必加免於首袒衣成踊惟拜賓則尚左手案小功緦麻不稅初聞喪猶免袒者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

皆尚左手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此推言無服者之喪禮也婦人降而無服者謂族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緦麻嫁則降而無服麻謂緦之經也其有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及婦人之降在無服者則於弔服而加緦之環經案鄭注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方氏慤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

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為位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奔喪待賓之禮也凡士之奔喪者當其始至袒降哭有大夫適来弔則先袒拜之既成拜而后襲衣至於士則俟襲而后拜之可以先成已禮也案尊卑禮異若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則皆襲而后拜之矣

問喪

問喪者設問以明喪義也吳氏澄曰前是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是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此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也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徒猶空也

上衽深衣前襟以號踴履踐為妨故扱於帶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厚者以食子於父母初死即去其冠唯留雞斯無屨而徒跣扱上衽於帶交兩手以拊心而哭此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於傷腎乾肝焦肺而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内不舉火而如不欲生故鄰里乃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此惟悲哀在中故形不能不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能甘於味身不能安於美也案鄰里為之糜粥恐其以毀滅性也詩云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此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也懣心勞鬱也氣盛氣滿塞也發動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絕地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親死三日而斂當其未斂而在牀則曰

尸既斂而在棺則曰柩若動尸舉柩則哭踊無數蓋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至此尤甚以志則煩懣而不安以氣則滿盛而不下殆有無可奈何者故制為禮使袒而踊之乃所以運動身體庶安其心而下其氣也惟婦人不宜於袒故制為禮使之發胸擊心如爵之踊其擊心之聲則殷殷田田如壞牆之欲崩者然是悲哀痛疾之至也案將斂而動尸將葬而舉柩為親之不可復見故哭踊無數哀戚之至無節奏

也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

此言送葬反哭之義也辟撫心也惟親喪為人子所

自致故孝經曰辟踊哭泣盡其哀以送之當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時哀固不能以自已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猶見親之形如有追而弗之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欲接親之神若有求而弗之得也故其往送也則務欲得乎親而如慕其反也則不知親之必來與否而如疑而無如求而無所得之也始焉入門而弗見也繼而上堂又弗見也終而入室又弗見也則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於是乎哭泣辟

踊盡哀而止其心蓋悵焉愴焉惚焉愾焉有見其心之既絶志之愈悲而已矣案鄭注哀以送之謂葬時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孔疏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意

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言虞祭以至終喪之禮也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苫草塊土也孝子於反哭後設為虞祭而如在宗廟以事鬼之禮尊而饗之冀幸於神魂之復反也葬其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於室而必居於中門外之倚廬者哀親之在外也寢必於苫枕必於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已時憂勞至於三年思慕之心常不能忘乃孝子之志而人情之實也案子於親喪哀至則哭故哭泣無時若三哭五哭特所以為

之節其諸情之至者固聖人所弗能禁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此言三日而斂之義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

也大夫以上則小斂也或問親死必遲至三日而后成斂者何也曰孝子不忍其親之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急急哭之若將復生者然安可得奪而遽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待其親之生也三日而不生亦終不能生矣孝子望親復生之心亦益衰矣家室所資之計衣服所需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在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毅然斷决之必以三日而斂為之禮制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此言袒踊之禮所以異也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禿無髮傴曲背跛足廢也或問著冠者之不露肉體而袒衣何也曰冠在於首至尊也尊則不可

以褻而居於內袒之體也故制為免以代之內袒故不冠而免也然如禿者頂無飾則不免傴者形不直則不袒跛者足不正則不踊此其情非不悲也以身有錮疾實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以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而不袒則擊胸以傷心男子哭泣悲哀而不踊則稽顙觸地而無容皆可以為哀之至也案鄭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

踊者若此而可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此言著免之義也禮儀禮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

或問孝子之所以必著免者以何為也曰已冠者而為喪去冠是不冠者之所服也童子本未冠故不免

然禮有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由於免也蓋當室則不惟免也而亦杖矣案鄭注童子不杖不杖

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
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
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
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
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
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
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此言所以制杖之義也苴杖削杖見喪服小記或問父母之喪異其杖者何也曰杖雖或竹或桐而人子悲哀之心則一也故為父用苴惡之杖苴杖則竹為之也為母用斲削之杖削杖則桐為之也又問喪之所以必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其親哭泣無定數服勤憂苦至於三年於是乎身病體羸故制為杖以扶其病也其亦有不杖者如父在為母則不敢用杖矣家無二尊以尊尊者在故也是以堂上不杖以父在

堂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不以促遽感動父情使之憂戚也此非故隆父殺母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而降也非從地而出也惟其為人之至情而已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十九